

兵

祸

随着大清帝国的消亡，中国进入了一个兵连祸结的年代。

直系、皖系、奉系、桂系、川军、黔军、滇军、湘军，大大小小的各路新旧军阀蚁聚蜂起。彼此间抢地盘，争势力，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战事连绵不断。仅以四川为例，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大大小小的战事达300余起。整个中华大地，从城区闹市，到穷乡僻壤，笼罩在一片弥漫的战火硝烟之中……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兵

主 编 文 芳

百祸民生系列丛书

祸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兵祸/文芳主编.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1
(百祸民生系列丛书)
ISBN 7-5034-1435-9

I. 兵… II. 文… III. 军阀—史料—中国—近代
IV. K261.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4641 号

《百祸民生系列丛书》

兵 祸

责任编辑:韩淑芳

封面设计:杨飞羊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 邮编:102600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3.375 字数:299 千字

印 数:5000 册

版 次: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230.00 元(全 10 卷) (本册定价 23.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随着大清帝国的消亡，中国进入了一个兵连祸结的年代。直系、皖系、奉系、桂系，川军、黔军、滇军、湘军，大大小小的各路新旧军阀蚁聚蜂起。彼此间抢地盘，争势力，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战事连绵不断。仅以四川为例，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大大小小的战事达 400 余起。整个中华大地，从城区闹市，到穷乡僻壤，笼罩在一片弥漫的战火硝烟之中……

军阀混战记闻	刘鸣九 荆有岩 王肇治 (3)
各路军阀逐鹿中原	张 钊 (15)
四川境内无休止的内战	吴晋航 邓汉祥 何北衡 (54)
1929—1930 年桂系与各系军阀大混战	肖抱愚 (82)

“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有了银子是保长的。”此语反映的正是国民党暴政中最为黑暗的一幕、也是当时为祸百姓至深的痼疾——兵役。其时，征兵是尽人皆知的发财行当。征兵人员、兵役视察员、地

2 兵 祸

方官吏，以至保、甲长，层层舞弊盘剥，百般搜刮。而被征新兵则一如囚徒，处境悲惨，死亡率之高令人齿寒。一般人视为畏途，时有避无可避断指刺目自残者。蒋介石挥杖指着兵役署长程泽润的鼻子大骂：“你办的什么兵役，腐败到这个样子，该死，该死。”后来，他也真的枪决了程泽润，然而兵役之黑却依然如故。

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	李昭良 (99)
曝光军政部兵役署黑幕	赵 玘 (111)
我当国民党兵役部长见闻	鹿钟麟 (121)
承办兵役——我的升官发财之道	周建陶 (134)
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	黄占春 (147)
广西兵役舞弊真相	江声煌 (157)
补充兵训练处黑幕	陶子贞 (167)
草菅人命的“征兵”	罗昌民 (173)
我当壮丁的一段惨痛经历	唐国华 (180)
拉壮丁见闻	任克勤等 (185)
卢春生断指避兵	卢 岸 (196)
陈世忠十三次卖壮丁	陈坤山 (200)
我的一次抗抓丁的经历	卞秉仁 (207)
火井武装抗丁事件	高廷华 (212)

战多，兵多，祸多。拥兵自重、占地为王的各路军阀无不极尽爬梳刮剔之能事，苛捐杂税、军事征发、拉兵派夫、滥发票证，竟有预征田赋达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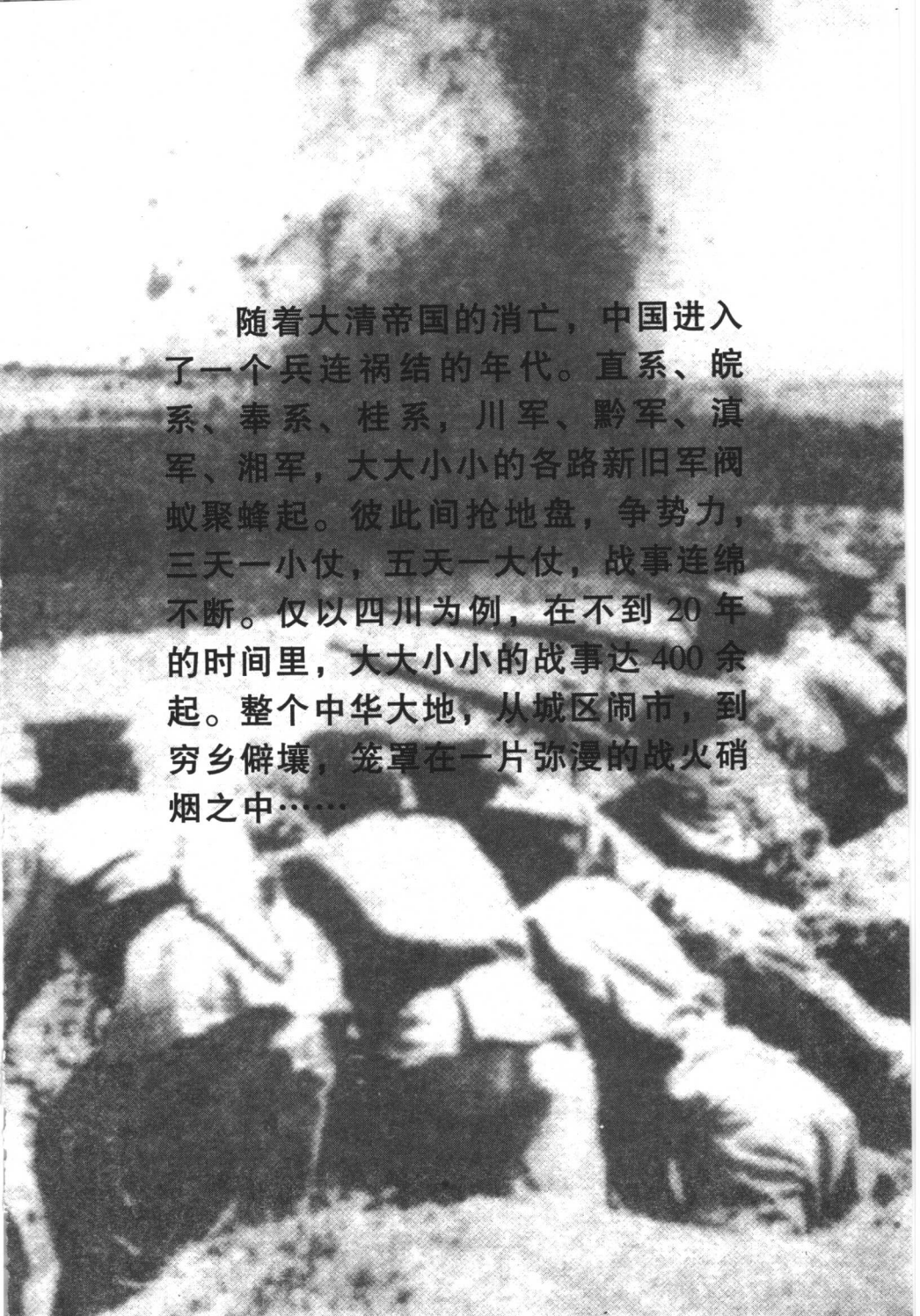
十年者。难怪 20 出头的年轻人竟然理直气壮地声称已年过半百。其时，使天增高三尺的绝不仅仅是张宗昌。烧杀抢掠，祸民如匪更属司空见惯。豫南民谣有称：“贼拉富家票，官军啥都要，不管富与贫，逼得齐上吊。”战争既来，首遭其祸的还是平民百姓。

从一则笑话看军阀之横征暴敛	邓汉祥 (219)
使天增高三尺的张督办 ... 李恒珍 徐大同 张进修	(229)
蒋鼎文泄私愤逼缴军麦	刘植生 (233)
滇军祸青神	青神县政协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 (237)
兵祸菩萨也难逃	张茂莱 (240)
兵败百姓苦，兵胜百姓亦苦	刘观侯 (249)
杨森军中随军见闻	李镜辉 (256)
豫西军匪横行实录	王凌云 (267)
亲历黄河花园口掘堤	陈慰儒 朱振民等 (287)
“文夕大火”前后见闻	黄治仁 (303)
“文夕大火”受灾情况记略	长沙市政协文史办整理 (311)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亲历	谢藻生 (324)
抗战时期重庆防空黑幕	邹高竞 (327)
蒋军“三光”政策见闻录	李荃宣 慕中岳 (338)

“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这句中国流传千年的俗语，道出了战乱兵灾中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平民百姓的痛苦与无奈。听一听亲历者的诉说，看一看那一件件令人触目惊心的血淋淋的事实，切身感

受一下他们的哀痛，你或许才会真正理解什么叫做
“人命如草芥”，才能真正感受到“太平”的珍贵。

兵荒马乱说辛酸	万民选 (347)
我们经历的兵灾匪祸	冯子布 吕公弼 张浩如 (358)
耄耋老人谈劫难	刘耀德 (371)
我见到的“兵篦子”虐民一例	王如愚 (375)
乡村兵祸记闻	唐曾德等 (378)
孙殿英洗劫章丘旧军镇	韩 炬 (387)
杂牌军残杀 29 条人命	周念利 (395)
“汤灾”一事	王瘦梅 (398)
军匪为患，县长被逼投环	解克宽 (404)
1926 年上海一宗绑票案	陈醒吾 (407)
一起抢劫银行金库的大案	隗启明 (413)
发生在旧上海的金都血案	庄福宝 (417)



随着大清帝国的消亡，中国进入了一个兵连祸结的年代。直系、皖系、奉系、桂系，川军、黔军、滇军、湘军，大大小小的各路新旧军阀蚁聚蜂起。彼此间抢地盘，争势力，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战事连绵不断。仅以四川为例，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大大小小的战事达 400 余起。整个中华大地，从城区闹市，到穷乡僻壤，笼罩在一片弥漫的战火硝烟之中……

军阀混战记闻

刘鸣九 荆有岩 王肇治

直皖战争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建都南京。1912年1月1日，中山先生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来，由于当时国内外各种政治军事关系，大总统的地位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攫夺了，并把国都改在北京，变成了北洋军阀的政府。袁世凯违背民意，复辟帝制。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皇帝位。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登基，改国号为洪宪，当了洪宪皇帝。全国到处掀起反对帝制的怒潮，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死去。袁世凯的余孽冯国璋、曹錕等，都是直隶人，当时称他们的势力为直系；另外还有段祺瑞、徐树铮等，他们是安徽人，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叫“安福派”，这股势力当时称为皖系。袁世凯死后，直、皖两系拼命争夺国家大权，都想当大总统。从1917年8月冯国璋当了大总统之后，直皖两系的斗争即十分激烈。1919年冯国璋死后，徐世昌当了大总统，直皖两系的关系日趋恶化。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演变到1920年7月14日，皖系军阀段祺瑞向直系军阀曹

锬、吴佩孚发动了战争。东西两个战场同时开火：西路战场在涿县、琉璃河、长辛店地区；东路战场在杨村、廊坊一带。打了四天，战到7月18日，皖系在西路战场作战的边防军，向直系曹锬投降；东路战场，皖系徐树铮指挥边防军在廊坊作战。张作霖率领奉军支援直系，徐树铮力不能支。当皖系在西路失败的消息传到东路时，徐树铮立即逃回北京，廊坊守军全部向直系投降，皖系一败涂地。这一仗就叫做直皖战争。

皖系要打直系，酝酿已久。冯国璋死后曹锬成了直系的实际领导。吴佩孚则是直系中后起的得力将领。当时大总统是徐世昌，段祺瑞是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徐树铮是段的主要谋臣。段祺瑞垄断国政。他向日本出卖主权，妄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将，独揽一切大权。大总统徐世昌实际上成了段祺瑞的傀儡。徐世昌不甘心充当段的傀儡，暗中思考铲除“太上皇”的办法。当时直系将领曹锬，握有政治、军事实力。他是直隶督军兼省长，又兼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有几个师的兵力。吴佩孚也是一个极有权势的师长，他已在南方与桂系结成了同盟。曹、吴都有当大总统的野心，而国政又为皖系所把持，所以，他们认为只有先打倒皖系头子段祺瑞、徐树铮才能实现当大总统的野心。于是，他们便利用徐世昌对段内阁的不满，联合徐世昌，准备反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段祺瑞内阁向德国宣战，中国参加了协约国。段祺瑞向日本借款，购买日本的新式武器装备，编了三个师为参战军，请日本军官帮助训练，待机运往欧洲参战。但当参战军编组训练完成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这支新军就成了段祺瑞的私人兵力了。他把这支

参战军改了个名字，叫西北边防军，段祺瑞亲自兼任边防督办，徐树铮为总司令。这支部队虽然名曰西北边防军，但既没有开赴西北，也没有用于边防，而是驻扎在天津、北京、琉璃河、遵化一带，成了段祺瑞的看家护院队。段不仅有了这支军事力量，而且在政治上他把一些国会议员拉了过去，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他还将清末的一些遗老政客及当时成立的督军团等等，都纠合在一起反对直系。奉天督军兼省长并兼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站在直系一边。直系的力量在不断增强，对段的威胁很大。皖系既然有了军事与政治力量，段祺瑞便想尽早消灭直系，以除掉心头之患，终于演成了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结果，皖系被打败了，段祺瑞由团河回到府学胡同居住。徐树铮逃入了日本兵营，并从那里逃跑。后来，1926年初他从国外回来，专车到达廊坊时，被冯玉祥的部下枪毙了。

直皖战争后，曹锟、张作霖等召开天津会议，由几个军阀头子安排国政。徐世昌以为段祺瑞倒台，他可以当一个有实权的大总统了。但是，曹、张勾结，进行了分赃，徐世昌仍然没有实权。天津会议的结果，徐世昌继续当大总统。张作霖推荐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再次任内阁总理。靳是直系人物。直系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张作霖与徐世昌的关系也很密切。清朝末年，徐世昌在奉天当巡抚时，张作霖是徐属下的统领，张受到过徐的优待，所以徐张之间的关系也很好。为了防止直系独霸天下，徐世昌与国会、督军团，将热河、察哈尔两个边区省，都让给了东北军。奉军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督热河，张景惠督察哈尔。战败的皖军多数由奉军收容改编。如邹作华的野炮营、陈深的重炮营、范浦江的一

个步兵营、蒋斌的无线电队等等，都归入奉军。张作霖扩充了实力，直系得到了政权。直皖战争以曹、张实现分赃而告结束。

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皖战争后，张作霖不仅收容了皖系战敌的多数部队，而且皖系的许多政客也避居于沈阳，张作霖对他们都很优待。奉军在直皖战争后扩大了编制：张作霖把援湘部队编为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是张景惠，留住北京。张又在直系的帮助下，夺取了日本为皖系运到秦皇岛的武器装备，用来组编了六个独立旅。他收编皖系的炮兵、通信兵等，都调到沈阳，归张学良编练。这些部队编练之后，分别驻扎在京山线的杨村、天津、军粮城、唐山、山海关一带。

这些武装为什么直系没有抢去而被张作霖所得呢？原因有两个：第一，张作霖早就在直皖两系之间同时拉上了关系。张早年曾拜段祺瑞为老师，所以，张与皖系的关系不错。张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曹锟的儿子为妻，又与直系成了亲家。直皖未开战之前，张作霖曾充当和事佬，亲自到北京调解直皖之间的矛盾，并派一部分奉军驻在直皖两军中间。张作霖借机同时向两方面的军队进行政治贿赂，拉拢、收买直皖军官。曹锟以为张作霖一定会捧他，因此，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并未多虑。张作霖一靠金钱的诱惑，二靠东北三省的實力，不仅迷住了曹锟，而且与直系、皖系各部队的首领都拉上了关系。当段祺瑞失败时，直系只注意抢夺北京政府的大权，张作霖便很顺利地把皖系的人马都拉了过去。第

二，张作霖利用同乡关系，拉拢皖系的参战军。这支军队的炮兵首领邹作华、范浦江是东北人，张作霖利用乡土观念与他们拉上关系后，又授意邹、范二人联络参战军中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与陆大毕业生。皖系一失败，邹、范就把炮兵及参战军中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陆大毕业生等都拉到了沈阳。

张作霖把大部分参战军弄到手之后，委派韩麟春做指挥，安排他们的行动计划。1921年，外蒙古活佛哲布敦巴声明叛国，武装作乱。当时直系掌权的北京政府，正忙于向两湖以南地区扩大势力。吴佩孚任两湖巡阅使，抽不出兵力去平定外蒙之乱，不得已特任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请他派兵平定外蒙之乱。张作霖对外蒙采取了文武并用的方针，既发兵进剿，又派人谈判。不到几个月，外蒙的问题就解决了。我知道派去谈判的有魏益三，进剿的部队是奉系的主力，一直开到库伦。张作霖又乘机扩张了实力。

直系的后起将领吴佩孚，颇有些谋略。他看到张作霖的权势在日益增长，一定会成为直系的劲敌，不把奉系消灭，直系的天下坐不安稳。他设法说服了曹锟，决定对奉军下手。1922年春季，直系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了奉军驻南苑的部队。随后战场迅速扩大，由北京往东，扩展至天津、杨柳青、霸县一带。唐官屯、胜芳镇是主要战场。张作霖早已窥知直系的意图，所以他事先做好了应变的准备。战争打响后，他很快就把奉军的精锐部队二十七师、二十八师及装备最好的、由张学良亲自指挥的第三旅、第八旅及第十旅开赴前线，迎击直军。奉军的战略目标，不在消灭直系，而是要把直皖战争中既得的武装及资财完整地撤回东北。所以，奉

军的行动方针是不打硬仗，掩护撤退。打了几个月，至5月4日，奉军第十六师在西线倒戈，长辛店被直军占领，导致奉军在西线完全失败。5月5日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奉军即日退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均应静候中央命令解决。”形势对张作霖极为不利，奉军遂全部撤回东北，并放弃了热河、察哈尔两省地盘，兵力一律撤回东北集中。

奉系撤回东北后，以山海关、冷口为界，据关自守。在东北境内，广集人才，选拔贤良，整编军队，训练卒伍，积蓄力量，准备再次入关与直系决战。韩麟春、姜登选、戢翼翘、李景林、张宗昌、萧其宣、魏益三、周亚卫、范浦江、邹作华等，都在这时成了张作霖手下的高级军事干才。1922年秋，张作霖通电全国，宣告东北三省独立，成立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第一次直奉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对直系恨之入骨。他每时每刻都在计划打倒曹锟、吴佩孚。他有一批得力帮手。他的谋士如杨宇霆、韩麟春，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参谋部次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担任过中国的观察员。姜登选、戢翼翘是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活动家。沈鸿烈是军中的干将。他的老谋士鲍贵卿、秧兰洲、郭松龄、魏益三、周亚卫等，都是得力的政治家、军事家。莫德惠、刘尚清、刘哲、袁金铠、翟文选、王永江等，也都是名噪一时的活动家。他依靠这些人的帮助，整经修武，又八方串联，筹划图强的方法。

张作霖的图强方针是：整顿内部、广结联盟。

东北独立后，奉军改称东北军。张作霖为了整顿东北军，在沈阳设立了陆军整理处，以孙烈臣为总监，韩麟春副之；张学良为参谋长，郭松龄副之。东北所有的几十万军队，都按统一规定进行整编。为增强制造武器的能力，建立了新的兵工厂，有炮厂、枪厂、迫击炮厂、炮弹厂、枪弹厂、飞机修理厂等。为了培训军事骨干，开办了各类军事学校：在葫芦岛港口设立海军学校，还开办了一所航空学校，加强并改善了原讲武堂。设两种班：一种是学期为一年的普通班，每期招 300 人；另一种是军事高等教育班，学期为两年，每期收 100 人，相当于陆军大学。各军校均聘请保定军官学校及原北京的陆军大学的教官担任教官。其中有些人是留德、留日、留法的学生。设立了航空大队，由留学法国学航空的徐世英当大队长，训练了 100 多名飞机驾驶员。在后勤保障方面，设立了被服厂、粮秣厂、陆军医院等。其厂房设计、产品制造、医院管理等等，都聘请外国专家担任。在军队管理制度方面，编制了管理法规，设立了军衡处。根据法规的要求，军队必须定期进行校阅与考核。一个师、一个旅地分期分批，到指定地点集中校阅，定出各级军官的选拔标准及各级军官任用的权限。每当校阅完成时，即根据选拔标准，更换各级军官，以保证军官质量。由陆军整理处统一管辖军队的整理事项。用这种方法，经过两年的时间，就把东北军原有的部队及新收编的部队全部整理完毕。

为了增强东北军的作战能力，张作霖还招请日本、英国、法国等外国军火商人，带着样品到东北订货，用外国的装备新编了两个师、20 个旅、四个炮兵团。海军和空军也都有了相当数量。可以说，这时东北军的实力已经超过了直

系，有足够的力量向直系发起进攻了。

张作霖一面整顿内部，一面广泛交结其他派系，在北京、天津一带进行紧张的拉派活动。他派人请教颜惠庆、吴景濂，请他们帮助出主意，设计图强方案。为了加强在全国各地的政治活动，东北军在天津租界、北京东交民巷、上海海关署（海关署税务司丁贵堂是辽宁海城人，张作霖的小同乡）等地，设有电台，并可代支付一切活动经费。在西北地区，结交了马鸿逵、马步青、马步芳。直系的冯玉祥部队中，张作霖也插进了一只手，吉林人石友三与他建立了联系。其他部队，如直隶的庞炳勋、孙殿英，山西的商震、傅作义，陕北的井岳秀，甘肃的邓宝珊，河南的刘镇华，江苏的陈调元等，他也都拉上了关系。隐居在天津的清朝遗臣政客，受了张作霖金钱收买，支持东北军。张作霖还向帝国主义许诺，如果支持他入关，可以给各帝国主义以特殊利益，也就是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乞求帝国主义帮助他打内战。

此时曹锟、吴佩孚等直系首领，正全力向江南与四川发展。他们没有把张作霖看成是一种威胁。曹锟更天真地认为，张作霖是他的亲家，会给他捧场，而不会拆台。所以，他就放心大胆地搞起贿选总统的把戏来了。1923年，曹锟因贿选总统而声名狼藉，直系的地位也开始动摇。张作霖认为这是讨伐直系难得的好机会，于是发动了直奉战争。

1924年夏季，张作霖集中了几十万东北军，陆海空三军一齐出动，由山海关到古北口几百里长的战线上部署军队，向北京进攻。进攻的重点在山海关。东北军的战略方针是：吸引直系主力于山海关、秦皇岛地区，再以张学良指挥